

冬日暖阳下的北京记忆

■ 劳小颖

1月18日,冬日暖阳如同一位温柔的旅人,穿过云层缝隙,轻洒在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——北京。阳光轻抚着古老的城墙,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,也照亮了我们心中的期待。这一天,我们穿梭于知识的殿堂、历史的长河与文化的宝库之间,经历了一段充实而难忘的旅程。在这温暖的阳光下,我们仿佛与这座城市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,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美好。

上午,我们在顺义区瑞贝庭国际酒店会议室里,开启了一场关于三全育人下中职德育体系构建的专题学习。窗外,北京的冬日景色静谧而清冷,而室内,却是一片知识的海洋,波澜壮阔。专家的讲解如同春风拂过心田,深入浅出,让我们对中职德育体系有了全新的认识。那一刻,我们仿佛站在教育的前沿,思考着如何用知识和理念去塑造未来的希望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笔记本上,文字与光影交织,记录下这一天的起点。

中午,我们前往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,开启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之旅。纪念馆内,历史的痕迹清晰可见。那些泛黄的文件、斑驳的物件,仿佛在诉说着百年前的风云变幻。我们驻足、凝视,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执着。这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更是我们心中不灭的信念之光。

参观完纪念馆,时间已接近下午三点半。我们不敢有丝毫耽搁,因为下一个目的地:国家博物馆——正静候着我们。我们五人迅速在纪念馆门口集合,叫了一辆六座出租车,朝着国博的方向疾驰而去,期待能在闭馆前一睹它的风采。

四点钟,我们抵达国家博物馆,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。我们的目标很明确:什么展品都可以错过,但一定不能错过国博的镇馆之宝——明朝孝端显皇后凤冠。凤冠,作为中国古代宫廷的象征,承载着无数的传奇与奢华。这顶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,共镶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一百多粒、珍珠五千余颗,翠鸟羽毛点翠。金翠交辉,富丽堂皇,丝织工艺及金属制作工艺可谓无与伦比。然而,面对长长的队伍,我们意识到时间已经不够。队伍像一条蜿蜒的长龙,一眼望不到头。我们心里清楚,排队等待是不可能的了。“要不我们挤进去匆匆看一眼?”有人提议。于是,我们跟随着人群的节奏,小心翼翼地挤进了凤冠展区的边缘。人群摩肩接踵,我们几乎被挤得透不过气来,只能远远地、匆匆地看了一眼那顶凤冠。它在灯光下熠熠生辉,美得令人窒息,也让我理解了什么叫“旷世之美”。我们来不及细看,只能在心中默默感叹它的华美。

离开凤冠展区时,同事友友突然发现自己的帽子不见了。她调侃道:“看了凤冠,却丢了帽子,这帽子就是我的‘凤冠’啊!”大家哄堂大笑,但心底都有

些失落。毕竟,国家博物馆声势最大,文物数量最多,展厅豪迈,布展精致。参观时间却如此仓促,我们来不及细品每一件展品,便匆匆赶往早几天预订的国博特展。而且,国博门票价格不菲,每人120元。我们没能充分欣赏到更多展品,心中难免有些遗憾。

离开流光溢彩的凤冠展区,我们查看手机才发现,之前抢到的国博特展门票各有不同。我和两位小吴同事抢到了《美的多元——古希腊艺术与生活》,友友和娜娜则拿到了《俄宴风华——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饮食文物精品展》。虽然不能一起进入同一个展馆,有些遗憾,但这也让我们各自开启了独特的艺术之旅。

我们三人一路小跑,穿过多个展厅,终于赶在清场前进入了《美的多元——古希腊艺术与生活》展馆。馆内游客已经稀少,仿佛整个空间都安静了下来,只剩下我们与古希腊艺术的对话。广播里传来清场的提示,但我们依然沉浸其中,不愿错过任何一件展品。直到工作人员的提醒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走出国博,眼前的一切瞬间让疲惫与遗憾一扫而空。夕阳如一位温柔的画家,用金色的画笔在天空中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画卷。阳光洒在古老的建筑上,每一砖每一瓦仿佛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光辉,而天边的云彩则被染成了绚丽的橙红与紫罗兰交织的色彩,宛如梦幻般的仙境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,所有的喧嚣与匆忙都被这宁静而壮美的景色所包容。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,屏住呼吸,用相机定格这稍纵即逝的美景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每个人的脸上,温暖而柔和,仿佛是这座城市给予我们这一天最温柔的慰藉。

夕阳西下,我们五人沿着长安街漫步,不知不觉来到了天安门广场。广场上早已聚集了许多人,大家都在等待升旗仪式。尽管人群熙熙攘攘,我们无法靠近旗杆,但那份庄严肃穆的氛围依然感染着每一个人。我们耐心地等待着,直到升旗仪式结束,广场上的灯光亮起,人民大会堂在夜色中闪耀着光芒。

我们在广场上逗留了很久,直到晚上九点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那一刻,我们忽然觉得,这一天的经历,哪怕只是匆匆一瞥的凤冠、失落的帽子,甚至是那漫长的等待,都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。

北京,这座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城市,用它独特的方式,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美好。从瑞贝庭国际酒店的专题学习,到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的庄严参观,再到国家博物馆的瑰丽艺术,这一天的每一段旅程都如同冬日暖阳,温暖了我们的心灵。而这一天,也成为了我们心中最温暖的风景,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。

北方的冬,有啥显著的记忆?与朋友浅尝一口,酱香美酒的醇厚瞬间铺满味蕾。

南方的“小土豆”,对北方的冀望在漫天的飞雪,可谓“他朝一日同淋雪,此生也算共白头”之期待;但却不知北方的土炕,才是冬日不可或缺的标配,“围炉煮话桑麻,听雪观花品晚茶”,其中滋味与惬意,其妙不可言。

北方的很多地方,现在仍然喜欢睡土炕,特别是老人,认为睡土炕是利于长寿的,床太软睡得腰疼。窗外寒风呼啸,屋内靠窗的大炕,一家人齐齐整整,你挨着我,我挤着你,说着家长里短邻里趣事,随着声音的逐渐变小,都沉浸在梦乡里,暖且深沉。有时候一觉醒来,窗台上积满了雪,一场冬雪悄然而至,我们倒是不急于去玩雪的,裹着被子走到窗前,在手里哈一口热气,便在玻璃上作了一幅幅惟妙惟肖的趣画儿,相互评评一番方罢。

小时候,我们一家四口睡在大炕上,有时候炕烧得太旺,隔着厚厚的席子和褥子,屁股蛋子也被烫得通红,妈妈总会笑着说“猴屁股烤红了,也要小心着凉啊”!每近春节,从年廿三迎灶神开始,炕前的

烟火的欢唱

■ 梁占庭

大铁炉便成了最忙碌的家伙,炼猪油、炸油香、熬猪头,一茬香气接着一茬,轮番上阵。我和妹妹总是假在被窝里,双手撑着小脑袋,看妈妈忙来忙去。

那时候,北方冬天的生活是单调的,吃的也是,左右不过萝卜白菜,外加土豆和洋葱,构成了冬天的味道。母亲继承了外婆的好厨艺,总能变着法儿做出各样美食,家常的白菜粉条炒肉、酸辣土豆丝、萝卜炖土鸡蛋,间或炸一盆萝卜余肉丸子,烙几张土豆饼,也会腌制一缸的酸辣白菜和洋姜,伴着拉条子、揪片子、超炮、会面等等的各色面食,沉积为刻入骨子的味道。

到了年廿六左右,家家户户杀年猪,猪叫声此起彼伏,似乎为春节噼里啪啦的炮仗声打响了前奏。我和小伙伴总是会到附近的邻居家,等着要猪尿泡,用自行车的充气管一顿猛打,扎住出气口便成了足球的替代品,三五成群在巷子里和麦场上,你追我赶,好不快活,哪里管它尘土飞扬。到了晚上,我们坐在炕上看电视,母亲麻利地将白花花的肥膘,切成大小一致的小方块,一大盆猪膘倒入大铁锅,肥肉接受火的炼狱,吡吡呀呀地响个不停。不

春天的脚印

(外一首)

■ 叶青

童年的春天,总有雨水洒满乡村小径也常常是,会撒上被小动物们踩得湿漉发亮的脚印

乡野什么都生长
有时有蘑菇,或是石头菇
点名的,未被点名的
均会在一场场春雨里及时打开自己

蜜蜂最爱将春天铺展
蜜意间杂在荔枝树、龙眼树……
记忆中那些老高的树

带着春花的香味
在风中,在一条条小径上
——向我复述

那时候,我喜欢背着小菜篮
跟着祖母,将脚印撒在乡野的小径上
听山风轻轻梳理绿林
听小鸟鸣唱春天

冬日寻春

已落尽半生。花枝上的景象
谢流水,谢星月

用一身空白相见
身后余下一地的辽阔,盛放了
隔山的鸟鸣和花香

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

第四十六章

-2-

◎ 小说连载 ◎

看出寒雪借口留下别有用意,龙涛明便先叫办公室刘方副主任安排在总厂饭堂午餐,然后对寒雪说:“刘主任先陪你去餐厅,我处理好手上的事情就来。”寒雪由着龙涛明安排,心里也不着急,朝他娇哼一声笑嘻嘻地跟刘方走出办公室。

打发走寒雪,龙涛明径自回到办公位,意欲完成写给韩小倩的信。但不知为何,被一段插曲扰乱了情思,脑海里再无半点头绪,怎么想也接不上前半封信的内容,只好暂时先把这半封信折起放进抽屉,容后再续。搁置隔天,他专注忙起工作来,给冯伯良拨去一通内线电话,请冯伯良到他这儿来一趟。

没多久,冯伯良气喘喘地赶来。龙涛明示意他坐下,直入主题地问冯伯良:“你对‘塑料钢’这个项目怎么看?”

冯伯良前几天已听叶副厂长等人谈论过“塑料钢”项目,大家普遍都不看好,但他是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专业,另有自己的观点:“从分子排列结构来说,生产复合型高强度抗冲击材料完全有可能,欧美科研人员早已开展此类研究,但还没听说有生产成品。听说从美国回来的寒博士,非常愿意把这个项目放在我们厂,我只要知道它的工艺参数、生产设备和催化剂,就基本可以判断这个项目的成功率。”

听冯伯良对此项目蛮有兴趣,龙涛明那双收在镜片后的眼睛霎时放大:“你的意见是同意该项目落地我们厂?”

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这些年我们的科研水平已大大落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了,我们唯有知耻后勇,奋力拼搏迎头赶上才是正道。”冯伯良满脸认真,直视着龙涛明回答。

可龙涛明担心军工产品的保供问题,关切提出:“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,如果你还要负责‘塑料钢’项目,那肯定会影响速决材料的生产。”

对于龙涛明的顾虑,冯伯良想了想,挺有把握地表态:“我们厂的军品保供肯定放

在第一位。此外,我还可以腾出部分精力负责‘塑料钢’的技术审核工作,请厂长您放心。”

看着自信满满的冯伯良,龙涛明觉得过两天向梁启春市长汇报“塑料钢”项目一事,心里有数了。他又以征询的语气问冯伯良:“冯总,寒博士正好中午就在总厂饭堂吃饭,你可愿意一同与她共进午餐?”冯伯良笑笑:“当然!有机会一睹美女博士的风采,也可当面了解项目情况,何乐而不为?”于是,两人随后一起来到总厂饭堂1号餐厅包间。

此时,包间内的寒雪同刘方谈得正欢。她向刘方介绍了美国的许多奇人怪事,说她邻居打了淘气的儿子一巴掌,儿子马上报警,警察就把这个邻居拘留了;还说美国人预约是不能串门的,如果遇到不速之客,屋主打死客人是不犯法的……刘方听后感叹:“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高,但缺乏人情味,我不喜欢。”

刘方话音刚落,推门进来的冯伯良接住她后半句话茬,故意开玩笑道:“龙老板刚进门来,刘副主任你就说‘不喜欢’,胆子够大呀,哈哈!”

方才与寒雪对话时,刘方是背对着包间门口的,听到冯伯良恶作剧般的“玩笑话”,猛地转过头来撞上龙涛明含笑的目光,正想开口解释,被龙涛明用右手轻摆一下示意制止了。

侧转脸,龙涛明不改笑容地看向冯伯良说:“这你就不懂了,女生一般都是正话反说的。刘方能同教授总工和留美博士共进午餐,会不喜欢吗?”经他这么云淡风轻的两句“点拨”,本略显尴尬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暖洋洋融洽起来。待领头移步至寒雪跟前,龙涛明为冯伯良、寒雪互相作了介绍。

望着挺立而坐容姿焕发的寒雪,冯伯良心想,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,阅历也算丰

也红

■ 阿明

富了,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逼人的女子。而寒雪也从冯伯良直勾勾上下扫视着她的眼神里,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的“欣赏”,当即心中盘算:“看来这个姓冯的,与那个不通人间食色的死鬼钱伟光有所不同,通过色相搞掂他大有希望。”

这么想着,寒雪迅速站起身,有意闪动含情的双眸注视着冯伯良,娇滴滴地奉承:“哎哟,冯总呀,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啦,今日得见,请多指教哦。”边说着边向冯伯良伸出她纤长白嫩的右手。

冯伯良像同男人握手一样,满满地握了她一下,顿觉柔绵温滑,体内的多巴胺迅即泉涌上头,冲得他满脸通红,刚刚到门口时判若两人,口齿突然失灵了,回话结结巴巴:“寒博士,您您才是大科学家,要——要领教的人是我啊!”

他俩这般暧昧的表现,龙涛明都看在眼里,更明在心上。面上却不显山不露水,只朝他俩呵呵一笑:“闻道有先后,木业有专攻。你们都是行业翘楚,今天你们好好谈谈,看能不能强强联合,创造新的奇迹。”

一旁候着的刘方,见龙涛明兴致颇浓,适时地建议:“龙总,过两天就是春节了,可不可以上瓶酒助兴迎春呀?”

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酒文化,发现许多中国人特别好酒。喝酒能调动情绪拉近关系,并办成大事。因此这些年的间谍工作对象都是中国人,所以寒雪早就锻炼成了千杯不醉的“酒仙子”。

刘方这会儿说上酒,可不正中寒雪下怀?认为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了,她反客为主先应道:“壶里乾坤大,杯中日月长。别看我出国多年,喝酒这门中式文化,我也熟着呢!今天新老朋友又聚在一起,恰是逢知己千杯少啊!涛明老同学,我们相识已十年,至今还没好好喝过酒呢。刘主任,上酒吧,我愿与新老朋友不醉不散!”原不过是想安排个简单的工作餐将寒

雪应付过去,因为下午厂里还有很多事情,诸如生产原料的保供、生产计划的安排、产品销售的方案、节前安全检查问题的整改和节日期间值班人员的审定等等,样样要他拍板落实,并不欲多费时间同寒雪周旋。可寒雪已先一步替自己做了决定,龙涛明不好扫兴,只能点头同意:“既然寒博士酒意浓郁,那就喝吧。不过我下午有会,不能多喝。”

这时,已调整好神色的冯伯良紧跟着附和一句:“寒博士豪爽,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!”他心想,喝起酒来还能延长同美女在一起的时间,那最好不过!

其实,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,都是一帮凡人。凡人无不有七情六欲,像冯伯良这样爱好美色的男人比比皆是。

这场午餐会最后演变成了“酒宴”,四个人一共喝了七瓶高度酒鬼酒。在“有心人”寒雪的捣鼓下,他们几位东道主状况惨烈,连一向自制的龙涛明也喝得昏乎乎了。

席间,寒雪毫不避讳,对冯伯良又抱又搂,令本就被色所迷的冯伯良感觉如腾云驾雾,迷迷糊糊地喝了吐,吐了又喝。一顿饭吃到终场,刘方已不胜酒力,趴在桌上,最后还是闻讯赶来的岳云太收拾了这个“残局”。

被搀扶回办公室后,晕乎着的龙涛明在沙发上躺了大约一小时,直到一阵电话铃把他吵醒。

龙涛明睡眼朦胧地拿起听筒,辨认出是张松东的声音:“龙厂长啊,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想搞个团团圆圆宴,几天前就给市政府打了报告。刚刚收到回复,梁启春市长今晚可以参加。现在临时通知,估计不少人已有安排,可你是执行会长,一定要来哦!”

中午才喝得一塌糊涂,想到晚上又要喝酒,龙涛明本欲回他说有事不能出席,但话还未吐出,心中又一转念,自己眼下正有

两件事要向梁启春面说:一是“塑料钢”项目落户树脂总厂,江南市政府如何具体支持;二是黄丽丽从市电视台调来树脂总厂,还要梁启春同意。为此,他改口答应:“谢张总通知,我会参加的。”

但龙涛明不知道,张松东之所以张罗晚上这场市青年企业家团圆晚宴,深层次目的其实是想安排他和柯金福在旁边房间见面,同时叫上李沁、欧光华、李秀芹、黄丽丽等几个同学,协力说服他“大人不记小人过”,同意与柯金福冰释前嫌,并主动去公安部门销案。张松东想以此了结自己作为主谋所策划的那起绑架犯罪行为,故颇费心思地忙乎一个下午,终于在帝皇酒店安排了两个包厢的饭局。

所以说,这个世界复杂就在表象和实质往往不同,而且有时候,不论你有多聪明,研究有多深入,得出来的结论还不是正确的。张松东给龙涛明打电话时,柯金福就坐在旁边听着。

一连几天了,柯金福吃住都在张松东公司带套间的办公室里。自从接到罗为民派他和波叔北上“处理”韩劲的指令,柯金福就计划好了自己的行程,先是完成罗为民的任务,接着偷渡到泰国去做手术接上自己的“命根子”。而在去泰国前,他还要最后找一次龙涛明,恳求龙涛明主动销案。龙涛明若同意,到了泰国他就仅做“命根子”手术;若不同意,他则打算加多个脸部整容,好换上另一个人的身份,再潜回江南市继续“打拼”。

对张松东和柯金福二人的谋算尚无所觉,龙涛明答应张松东的约请后,马上处理了手头紧急事务,然后给梁启春的秘书打了个电话:“邵大秘吗?听说梁市长参加今晚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团圆晚宴,请你同他报告一下,我有些工作要向他请示汇报,希望能在晚宴前给我十五分钟时间。”

这位邵副秘书长也圆滑得很:“龙厂长好呀,您交待的任务我一定完成。不过市长还在开会,今晚宴会前能否腾出时间,我现在不敢保证哦。”

那么,到了晚上的市青年企业家宴会,龙涛明能否如愿先见到梁启春市长并作汇报呢?请看第四十七章。